

白先勇六方面成就

我在讀詞中，以六個方面論述白先勇的成就，茲擇錄如下——

其一是達於世：白先勇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誕生於廣西南寧，他出生後的第四天，日寇的鐵蹄踐踏了美麗的河山，他七歲跟隨家人顛沛流離，從桂林、重慶、南京、上海、香港而台灣，二十六歲又自我放逐美國。

很早白先勇就預感到台灣與個人的「流放是永久的」，他把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分裂與苦難洞察透徹，又將各色人性體察入微。

他的文學世界如《台北人》、《紐約客》背後，有着沉重而複雜的歷史、社會與人生。

其二是深於哲：白先勇生於宗教世家，但由於他性格中的不蹈常規，不遵常俗，與父母的信仰並不一致。

不過他皈依佛教，並不局限於念經拜神等儀軌，他從小浸淫中華文化，又受歐風美雨洗禮，在數十年的文化反思與文化融合的過程中，建立了自己獨特的世界觀。

他的佛教哲學因此綜合了儒、道、基督的普世價值。這使他的作品如短篇《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》的王雄和長篇《孽子》的李青，總有一種沉潛的力量與深邃的精神。

其三是鍾於情：白先勇的這個「情」是廣義的，既有祖國情與故園情；家族情與父母情；兄妹

情與朋友情；也有他超越性別的愛情。

他的散文《第六隻手指》與《樹猶如此》，是驚天地、泣鬼神的驚世情傷；而他的小說裡則藏着他個人、家庭、家族、朋友與密友的多情感秘密？！

其四是擅於學：白先勇由於優渥的家世、勤奮的努力，他從小聽聞和閱讀了中外大量的文史哲要籍；而他在美國大學的教書生涯與在中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講學經歷，又使他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學者。

如他在《細說《紅樓夢》》中對鉅著《紅樓夢》的宏觀與微觀，別具慧眼與識見。

其五是游於藝：白先勇常常提到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。」

白先勇從中國戲曲裡發現了人生、發現了藝術、發現了大千世界。他特別鍾情於崑曲，多次在小說和評論中提到崑曲是「戲祖宗」，為崑曲的「唱腔美、身段美、詞藻美，集音樂、舞蹈及文學之美於一身」而擊節讚賞。

他不斷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推廣崑曲，創製了《青春版牡丹亭》，把原是小眾的崑曲，推廣到世界的大舞台。

他還將崑曲在內的戲劇舞蹈放在他的小說如《遊園驚夢》、《永遠的尹雪艷》等主題、結構、情調與旋律的象徵之中，從而拓展了多種藝術體裁的創作之境。

(說「花蹤」之二)

「世界級」的我們

天音 楊天命

上期專欄，天命為各位介紹了「世界級的八字」所具備的條件，分別是整體格局出色、出生日子的日元要旺、出生年天干的字為用神。有如此命格的人，一生注定不會平凡，會成為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。當然，若誤入歧途，則會成為「世界級」的惡人。

一些朋友、讀者閱讀之後，不禁有點沮喪：「命格是天生的，我從出生起便決定了並非這樣『世界級』，是否代表我永遠一事無成？」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各位不妨先想想，當我們渴望成為「世界級」的人才時，眼中似乎只看到他們出盡風頭的一面。但實際上，除了能夠享受命運賦予的天生優勢之外，他們同時要承受「世界級」的壓力和風險。誰能有膽識作出承擔，自然是難得的好事，但當中的犧牲，也非常人能想像。

若閣下仍然十分希望成為「世界級」的人，我們不妨回過頭

來，看看三個必備條件。確實，整體格局、日元和出生年天干均為天生具備的條件，無法通過後天努力改變。但其中的日元旺盛，其實主要代表的是此人的堅毅程度。

即使閣下的「日元」不甚旺盛，也並沒有剝奪你努力奮鬥的機會。若能夠鞭策自己，誰能保證你無法作出突破呢？不少天生有優勢的人，缺少了毅力則難以成才；相反，一些天賦稍欠缺的人，若經過不懈努力，也能無限接近天才，不管最後能否到達頂峰，起碼能夠超越自己，超越絕大多數的人。

除了努力攀登巔峰之外，安心做一個憂慮減半的「平凡人」，或許自有平凡人的樂趣。何況，世界本就不同角色的人，各司其職。雖然其中有一部分人格外光彩奪目，但若缺少了其他位置的角色，世界整體也無法正常運行。從這一點意義來看，我們每一個人，不都是世界級的嗎？

往事和心事

生活 吳康民

回憶往事，心事如麻。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大學畢業，來港從事教育工作，雖然工作崗位始終如一，但工作內容卻複雜得多。教育工作、出版工作、社團工作等等，都一一幹過。人雖然在一個單位之中，但隨着工作需要，幹過的工作多如繁星。

在港英統治時期，工作離不開政治，因此曾為港英當局的眼中釘。港英當局重視教育工作、青年學生工作、社團工作，而我恰在這些工作中都扮演一個角色。以至一九五八年港英當局在把我的前任校長杜伯奎遞解出境之時，原本要把我一併趕走，但後來倫敦方面認為打擊面太大，影響中英關係，因而把我留了下來。相信今天在倫敦的殖民檔案裡，應該留有我的一卷。

我的工作崗位雖然是教育，但興趣卻是多方面的。大學時選讀化學工程，是對化學變化和工業救國產生興趣，兒時受先父作為作家的影響，早年就舞文弄墨，也許可以算是半個作家。幾十年來，筆不離手，至今出版集子達四五十冊之多。而一生從事教育工作，對教育青少年學生頗有心得，但也可說，喜愛太難，可說一事無成。

今天已是登九之年，正是風燭殘年，再有雄心壯志，也已有心無力。如果要作一生評價，只好說是個「半桶水」的作家。但受教於我的學生逾萬，在我主持校政之時，力主有教無類，並不是一位苛刻或者用俗語說是「乞人憎」的教師或校長。每有學生上前叫聲老師或校長的時候，心裡頭還是甜滋滋的。俗語說，人無完人，金無足赤。的確如此，回首一生，如果給分的話，給我的工作來個七十分的乙等成績，我已十分滿足了。可幸的是我的逾萬學生大多成才，並未出現民族敗類或社會的蠱蟲，這是可以告慰的。

作家蕭乾寫道：「人到老年，幻夢少了，理想主義的色彩淡了，然而我仍堅決相信這個世界總的趨向是會前進不會倒退。」是的，我們今天正是生活在前進的時代！

葉蓓文特別嗜好：愛體檢

上星期日(9月10日)葉蓓文出席了一個名為「從『心』出發活得精彩」的免費健康講座，分享她的健康和快樂心得。

講座由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主辦，以響應「世界心臟日」，由於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的頭號殺手，為提高公眾對心臟健康的關注，當日有兩位心臟科專科醫生講解心臟健康的冷知識。

大會邀請我做講座主持，採對談形式，葉蓓文在圈中出名認真，例如開個唱，她會清楚要求唱到哪一個字燈光便要變換，每個小節，她都會兼顧，所以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分享會，葉蓓文仍貫徹她的專業，為做好講座，特地兩度約我閒話家常，以加深我對她的了解；前前後後，我們為時一小時的講座，私下交心5個多小時。另外她又翻查不少心臟病人的個案，預備在講座上討論，態度之嚴謹如做大騷。

光是這兩次聚會，盡見她事事精準，她會先問我喜歡在什麼地方見面，然後叮囑助手訂座，且定會比約定時間早到10分鐘打點一切，只是一個茶敘也要盡善盡美。因此，她雖然已淡出，但每天都很忙，主要是安排家人的起居飲食；她還要確保一切如她安排，花了不少時間腦汁，她說

所花精力好比開紅館演唱會，所以稍有偏差她便會很不開心，並馬上調整，難得她不覺得辛苦，反而很享受。

因此認為她是這個講座最佳人選，她事事要求高，按理會給自己帶來不少壓力，加重心臟負荷，但她每年所做的三至四次體檢，報告均顯示她心臟非常健康，她究竟有什麼法寶對待她在講座上盡情分享。覺得奇怪的是，她為何在春夏秋冬每季都要做體檢？

原來她有個特殊嗜好，「很多人嫌做身體檢查麻煩，我卻特別喜歡做體檢，每隔三、四個月會做一次，為的是要一份安心，因為我要有健康的體魄去照顧家人。」



葉蓓文事事要求高，在圈中是位出名認真的人。

我住的小區樓後面有兩棵無花果樹，一棵大的是寧老太家的，至少得有十年樹齡。另一棵小的，是搬來的房客種的，兩年過去了，還是那麼細，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。

一進八月，寧老太家的無花果樹就像腫脹的婦人，枝桠上墜滿了沉甸甸的果子，壓得枝頭顛顛悠悠的，有風吹過，就會「吱呀吱呀」作響。她像往常一樣，戴着老花鏡，背着手在院裡一遍遍巡視，像看護嬰兒一樣細數這些可愛的果子。她的腳步很輕，或許只有風能覺察到，豎着耳朵聆聽她的聲音，和聲音裡的寂寞。「無花果熟了，來嚐嚐吧。」遇到四鄰，她說道，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，滿頭的銀髮在陽光的搖晃下，閃出斑斑的銀光。

「今年又是豐收年，你看那果子多喜人。」碩大的無花果，比市面上賣的要大兩三倍，而且沒蟲眼，光滑，水靈，很像孩童的拳頭。鄰里出入，照例點點頭，回應着寧老太，「不用，您自己留着吃吧。」寧老太笑笑，臉上劃過一絲失落，慢慢踱回屋裡。

自從去年，寧老太開始院前院後圍地。她住在一樓，樓前面窗戶底下擺滿花盆，並用雜物堆起來，既有廢舊的馬桶，也有石墩子，以阻擋在此停車。樓後面呢，她也是煞費苦心，找人裝上鐵絲網，防鄰人的侵佔。周圍的鄰居，私下小聲議論，覺得這樣太不和諧，太傷感情，可寧老太有個倔脾氣，她認準的事兒，誰也不能改變，包括她的兒女。

那個周一的早晨，我要去省城醫院抽血做檢查，提前約好的車，司機來晚了，有些莽撞，車子一頭撞向寧老太家的花盆上，「嘩啦」一聲堅脆響，鬧禍了。「你不能走，賠我花盆，你不能走！」只見她從窗戶裡探出頭來，厲聲呵斥道。司機不明內情，不停地賠不是，連說三個「對不起」，我也給她真誠道歉。「大姨，我給你錢可以吧？你先讓我走，我趕時間去醫院。」寧老太不依不饒，只有三個字：不能走。恰逢上早班的時間，人愈聚愈多，堵在那裡，後面的車也走不了，最終她才不情願地放行，我們頭也不回地開車走了。

這樣的糾紛，經常上演。好幾次都驚動了物業，也結束不了了之，她年紀大了，你能拿她怎麼辦？寧老太經常說：「我的地盤我做主，你們還了得？」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我怎麼樣。樓前樓後屬於公共空間，她據為己有，圍地設限，誰的汽車停在她窗戶下，第二

天準走不了，誰要是在樓後面晾衣服，曬被子，晚上定會發現被子、衣服不翼而飛。樓上有個鄰居，家裡有病號，便經常把被子曬在樓後面。一次，兩次，三次，寧老太給予警告，她振振有詞地說：「我這是照顧你，不要得寸進尺！」鄰居使勁點點頭，滿肚子委屈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傍晚收衣服的時候，一眼望過去，晾衣繩上空蕩蕩的，他慌了神，誰偷了我的衣服？他路過寧老太家，門窗都關得緊緊的，沒有一點縫隙，很反常。樓上的人都知道，她在家，門窗都會留一條縫，以隨時觀察外面是否有入侵。他鼓起勇氣，敲窗戶，又敲了幾下，沒人回應，他用手使勁拍窗戶。「有什麼事嗎？把窗戶砸壞了怎麼辦？」寧老太終於露面了。果然，她「收藏」了人家晾曬的衣服，「晾衣繩是你自己拴的，但這片都是我的，隔壁的房子我已經交錢買下了。」她略帶得意地說道，「昨天剛辦了過戶手續，以後不能曬衣服了。」鄰居好像聽見了，也好像根本沒聽見。

很多人以為寧老太嘴上只是說說而已，她和我老伴住着三室一廳的大房子，兒女都不和他們同住，再買一套房子純屬多餘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寧老太真是下了決心了，不僅買了隔壁的房子，還要重新規劃，用鋼絲網把這一片都圍起來。那位房主搬走後，沒過幾天，西頭另一棵小的無花果樹被人砍了，連根拔起，沒留痕跡。寧老太窗前那棵大無花果樹，顯得更孤獨了，後院裡一片死靜，很多時候，靜得出奇，叫人有些恐懼。

搬走的鄰居一茬又一茬，我經常會想起那個叫健健的小男孩。他家住一樓，與寧老太算是鄰居。他上二年級，戴眼鏡，瘦瘦的，細胳膊細腿兒非常敏捷，尤其喜歡小動物、小昆蟲。春天，他餵了一群小雞，每天放學回來，第一件事就是追趕小雞滿院子裡跑，為此寧老太很有意見。夏天，他從親戚那兒借來一隻京巴狗，在院子裡撒歡，嬉鬧，好不快活。一天，小狗鑽進寧老太的圍欄裡，撒了泡尿，寧老太找上門來，健健的父親是知識分子，通情達理，答應盡快把狗送走。第二天小狗就不見了，健健像丟了魂似的，在院子裡踢踢踏踏地轉圈，形單影隻。到了秋天，寧老太給健健送來兩個無花果，健健攥在手心裡，滾來滾去，沒有吃的慾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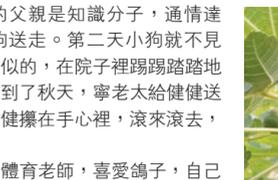
後來有個租房的體育老師，喜愛鴿子，自己

動手做了個長方形的大鴿籠，餵了好多鴿子。寧老太非常厭惡，但說不出來，人家是租房，住不了多久，以為忍忍就過去了。有一天清晨，晨曦微照，樓後面的地上金風飄的，彷彿撒了一層金粉，煞是好看。我起個大早，在窗前背誦，無意中瞥見健健的身影。他從院裡踢踢踏踏轉圈，聽到鴿子「咕咕咕」的叫聲，便來了興致，瞅瞅四圍沒人，再看看寧老太那邊也沒動靜，他蹣跚地跑到鴿子籠前，輕輕打開插銷，半蹲、蜷身，鑽了進去。他的眼睛一亮，兩個熱乎乎的鴿子蛋，他興高采烈地伸手，將鴿子蛋小心翼翼地放在掌心裡，瞅了又瞅，摸了又摸，覺得特別有趣。就在他享受與鴿共舞的時候，寧老太神兵天降般出現在籠子前，健健慌了神，趕忙丟下鴿子蛋，從籠子裡鑽出來，不顧身上沾滿鴿毛，他低著頭跑開了。寧老太背着手，笑吟吟的，臉上的褶皺也舒展開來。大人都知道，摸過的鴿子蛋無法孵鴿子了，健健最擔心的事卻沒有發生，寧老太沒有「告狀」。健健不明就裡，覺得這個奶奶很仗義，此後上放學遇見，他都會禮貌地喊一聲「寧奶奶」，路過寧老太的無花果樹前，他放緩腳步多看上幾眼，不厭其煩地問媽媽：

「無花果什麼時候熟啊？」

事實上，整個夏天，寧老太一個無花果也沒有送出去，昔日孩子們齊齊跑過來偷摘果子的喧鬧，再也找不回來了。儘管她種的無花果個碩大，味道甜，她經常給樹施肥，什麼魚腸子、雞蛋殼；儘管她的無花果樹歲歲如綠傘，欣欣向榮，可是人們都沒有多少興趣。伴隨年齡的增長，她的動作愈來愈慢，記憶也愈來愈壞，經常半夜裡起來檢查門窗是否關好了。躬身施肥，修建樹杈，澆水拔草，這些雜活兒她堅持自己幹，她不能委屈了這棵樹，正如她不能屈就自己寬待鄰居。

無花果熟了，這是她的節日，她卻一點也不高興，就像那棵孤零零的無花果樹，第一場秋雨過後，果子紛紛墜在地上，像作案後的現場，慘不忍睹。



無花果網上圖片

求醫求我道

路地 湯禎兆

太太數天前耳道好像發炎，摸上去有點痛，且有流膿，有一晚甚至痛得睡不了。朋友介紹把永久花精油稀釋點到紙巾上，然後捲起放在耳孔口，只是放了一晚，痛日已消腫，至少按上去也不痛了，非常快速見效。之後熱敷了耳背，每天按按耳背有一痛點，兩天後便開始有點乾乾的耳垢排出。

我這樣的小事，用自家方法解決，當然不算太神奇。早前有網友說耳後生了良性瘤，醫生說要割，但有兩成機會會面癱。由於她在台灣，我沒法介紹什麼，只能舉了幾個寫文章好的中醫叫她試試，她另外問董黃是否抗炎，我說只要不是懷孕在身便可以吃，她說想試試。一個月後，她竟然告知瘤已縮了大半，我問她是否只吃董黃，她說每天吃兩羹，另外有吃維他命C以及薑和洋蔥。她說丈夫本來覺得她瘋了，結果卻令她不但不信服。

這樣當然不是鼓勵你不用看醫生，就算是看中醫，也會有不少叫病人割瘤，一了百了。但每一次遇上問題，一定會有種種解決方法，自己一定要尋找不同的可能性。

早前遇到舊朋友，他自中學已有甲狀腺問題，長期服藥，同時有不少副作用，時過瘦時過肥。因為碰上，我也介紹他到我的中醫試試，結果他用心地吃了兩個月中藥，甲狀腺問題竟然解決了。他說白白吃了三十多年西藥，回想也覺得十分兒戲，但總算得到好的結局。其實他之前也試過其他中醫，但沒有恒心，也相信西醫所說不能根治，就是不能根治，便沒有再試。

身體有自愈能力，這必須要記緊。無論是看什麼醫生或醫師，都要有此信念。我們看中醫時，也會做原始點（推按、熱敷、薑湯），加速藥效；做完按摩，也會做點靜坐，希望達到身心也得到舒緩。生病時，無論看不看醫生，自己行動上和意志上，也有很多決定性的東西可以做。而這些我們也慢慢教孩子，希望他日其能照顧到個人的健康。



薑湯 網上圖片

揪在人心上

鵬情 趙鵬飛

陝西榆林產婦不堪忍受宮縮之痛，多番求救無果後，從本應帶給人無限喜悅的產房，一躍而下，在結束疼痛的同時，也結束了自己和準備出生的孩子的生命。

一屍兩命，誰之過？多日來輿論甚囂塵上。涉事雙方卻各執一詞，醫院堅稱是家屬不肯簽字，才導致不能實施剖宮產手術。家屬則力證是醫院不同意手術，才鑄成大錯。甚至，對於曝光的監控視頻中，產婦到底是「下跪」還是「下蹲」，雙方仍是各說各話。

究竟是遇人不淑，嫁人不慎，遭遇極品渣男？還是院方處置不力，推諉責任，釀成大錯？抑或是像過來人指責的那樣——這點痛都不能忍受，如何為人母？為此，我寫了一篇文章，貼在網絡上。不到一分鐘，就有好幾位看到的朋友，紛紛表達看法。其中有兩位已為人父，他們所持的觀點頗有代表性。

其中一位說，在入產房之前，妻子已和他約好，如果她疼得受不了，要求剖腹產，一定要他竭力阻止。果然，生孩子的疼痛，遠比心理準備來得更猛烈。妻子在產房裡痛苦呼號，一定要剖。他在產房外遵守約定的同時，迅速給身在內地的父親、外婆、岳母各打了電話，仔細描述了妻子的症狀之後，仍然決定順產。「他們三個都是內地一流的醫生，他們沒說事，必定沒事。」最後，妻子果然順產得男，且母子平安。

好有三個親人都是醫生，而是幫助妻子分娩的婦產科醫生，除了勸他「你太太這麼痛，不如剖了吧！」始終都沒有對守在產房外的他說，「如果不剖太就會有危險。」

多年後，因為感情破裂，他和妻子選擇和平分手。在歷數了他諸多不是之後，妻子仍然感激當年在那樣慌亂的狀況下，他替她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，不然腹部的疤痕要難看一輩子了。這位朋友感慨道，「如果讓正遭受分娩痛苦的女人做選擇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會選擇剖；如果交給家屬來決定，很有可能變成這次的慘劇。誰來做決定其實是沒有答案的。」

另外一個朋友的妻子選擇了剖腹產。因為他妹妹正好在這之順產，生了一個5.3公斤重的嬰兒。胎兒也太大，妹妹在生產中曾一度陷入昏迷。他的母親得知後，哭得不得了。所以，當他妻子生孩子的時候，一家人早早就商量好了，剖腹產，產婦少受罪。畢竟，自己閨女是閨女，別人家的閨女也是閨女。上面兩個朋友都是男人的視角。我特意問了兩個去年生孩子的女性朋友。她們一個在澳洲，一個在北京，都是主動選擇了剖腹產。

在澳洲的朋友，是第二胎，剖腹產的理由是怕痛。她生第一胎的時候，是醫付，醫生要求必須做剖腹產。二胎的時候，為了能把握選擇權掌握在自己手裡，她特意提前一年買了一份可以選擇生產方式的商業保險。朋友說，在澳洲，受資源限

制，公立醫院大都會支持順產。所以，澳洲很多產婦只要經濟條件允許，在生育之前都會買這樣的保險。朋友說：「在生孩子怕痛這件事上，澳洲的女人跟中國的女人是沒有分別的。」

北京的朋友是第一胎，住進產房後，隔壁產婦們淒厲的慘叫聲，讓她堅決要求剖腹產。「不想受這個罪」，朋友告訴我，起初醫生怎麼都不肯答應，她甚至用絕食來抗爭，幸運的是絕食剛進行了半天，她的丈夫「把能用的關係都用上了」，醫生終於給她做了剖腹產。「這個跳樓的產婦很有可能是想用跳樓來威脅醫生給她做剖腹產，結果發生了意外。」朋友說，要讓一個精神正常的臨產母親，做出傷害孩子的事情，無論如何都解釋不通。

慘劇已經發生，如何避免重蹈覆轍，才是當務之急。內地的法律明確規定，在實施有風險的手術之前，醫院需要取得患者或者家屬的簽字同意。但現實的操作是，醫院要求醫生必須取得患者和家屬，尤其是家屬的同意，方能實施手術，這也正是導致慘劇發生的主要癥結。實施手術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挽救生命，但作為以挽救生命而存在的醫院，基於現實避免自身陷入風險的考量出發，讓法律有選擇的或者說有限度地執行，這樣屈從的態度，在我看來有過於冰冷和消極之嫌。

在我看來，最冷靜最現實的做法，就是只要患者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，就應該交給他自己全權決定。